



茂名日报社  
全媒体记者  
岑稳摄

## 秋的雅称

■房小铃

立秋一到,风就有了骨头,阳光也收起了盛夏的喧哗。中国人言秋,从不直呼其名,正如古人相见必先拱手作揖,对季节亦怀此般温雅。那些散落在诗词典籍里秋的雅称如文人案头的一方古砚,墨香里沉淀着千年智慧,每一次研磨都能浮现出不同层次的意蕴。

“白藏”二字最见古人观察之精微。《尔雅》有云:“秋为白藏。”按五行之说,秋属金,其色白;又值百谷成熟,农人藏粮越冬之时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《玄圃记》中写道:“白藏气已暮,玄英序方及”,将四季更替比作一卷徐徐展开的竹简,白藏与玄英(冬季)的交接处,墨迹尤见风骨。白藏,是中国人的收与守:盛夏的锋芒被轻轻插回刀鞘,亮度不降,锋刃仍在,只是安静地向内,像成熟的人把光收在眉目里。

“金素”之名,则显出另一番气象。谢灵运在《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》中写道:“述职闲暑,理掉变金素。”金为秋之色,素为秋之色。金与素的结合,恰如秋本身的两面性,既有稻浪翻滚的丰饶,也有草木摇落的萧瑟。古人用一个词语就抓住了秋的精魂,这种语言的凝练与意象的丰富,今人已难企及。我们常说“金秋”,却不知少了“素”字,便失了秋的淡远意境。北宋欧阳修《秋声赋》中“其色惨淡,烟霏云敛;其容清明,天高日晶”的描述,正是对“金素”二字最生动的注解。

若论音韵之美,当推“素商”为最。古人以五音配四季,商音属秋,《礼记·月令》载“孟秋之月,其音商”。元代马祖常吟咏:“素商凄清扬微风,草根知秋有鸣蛩。”,让人仿佛听见编钟磬鼓在秋空下回荡,远处又飘来虫鸣断断续续的低唱,清冷幽深,仿佛正与天地间那看不见的肃杀之气应和。商调乐曲多悲凉慷慨,正合秋日气象。犹记自己曾在姑苏听评弹,艺人指尖拨动三弦,唱腔忽转高亢,窗外片片梧桐叶落,那一刻突然懂得,为何古人要将听觉与季节相通。原来秋声从来不只是风吹叶响,而是天地间自有无声的音律。

秋高气爽,古人遂又呼其为“爽节”,谢朓有诗曰:“灏情协爽节,咏言兴德音”。所谓爽,并非凉快,而是气脉舒张,云气透明。城里的人在立秋后也愿走出屋子,让目光越过楼宇,越过霓虹,投向一处更远的明净。若是秋日能去登高就更好了,展开双足仁立山巅,仿佛尘俗杂虑尽被这浩荡清气涤荡一空,唯余神思与天地之气同频共振。我好喜欢秋天啊,好像秋风一起,许多操心的事忽然找到可以安放的地方,而心里就像被一阵清风吹过,荆棘倒伏,路径自明。

古人尤爱数九,“九和”的说法里,透出对天地秩序的信任。九为成数,秋属金且气,《管子·幼官》云:“九和时节,君服白色,味辛味,听商音。”衣、食、乐皆从调和出发。礼,未必是约束,更多是保护。人在礼的秩序里不再鲁莽,知道什么该取、该弃,知道如何将热情安置为稳定的火,把锋芒安置为守望的光。

抬头望天,便是“九旻”。《尔雅》释秋为旻天,旻者高而远。“海鲸乘扶摇,激水腾九旻”,刘基的笔下,秋天的天穹像一面无尘的镜,照见世事的弧线。城市高楼间,那一方秋空也足够把人从琐碎提出,让人明白:个人的忧喜,在这旷远的天幕下不过过花间花落。

到秋末,“霜日”来临。霜不是冷酷的判词,而是季节的书法。李商隐说“霜日曝衣轻”,人们把衣物拿到阳光下晒,晾晒过去一季的湿气。霜能肃杀,也能成全,它让花败,也让果熟,让人学会在温良与坚忍之间站稳脚跟。经历过几场霜的人,眉眼会更温柔,因为他们知道风有多硬,光有多暖。

当然,提起秋,最忘不掉“清秋”。“何当金络脑,快走踏清秋”,李贺的马蹄掠过高天净水,留下一串清响。清秋之清,不仅是空气的洗涤,更是阅历的澄澈。杜甫云: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人在极清之境,反而看见时间的长河,与个体的渺小,便更懂得珍惜每一粒被秋光照亮的尘埃。

循着这八个秋的雅称,我们不止认得一季的颜色,更触及了宇宙观:金气内敛,五音相生,礼法以和,天道以清。古人给秋命名,其实是在为人立标。在日益加速的生活里,我们仍可用这些旧名安顿自己,以“白藏”自守,知收敛;以“金素”自简,去虚饰;以“素商”自省,辨嘈杂;以“爽节”自开,拓胸襟;以“九和”自调,求中和;以“九旻”自望,养旷达;以“霜日”自砺,练筋骨;以“清秋”自澄,见本真。

季节的更迭,最终都要回到人的命运上。立秋不是一枚节气牌子,它是自然给我们的作息表,是一封从古抄到今的信。我们握着它,不必急于抒情,也不必匆忙奔赴,只要在这清而不寒,凉而不薄的时段里,把仓禀装满,把内心照亮。等到又一场风起,愿我们都能像古人那样,给世界一个温柔的名字,也给自己一粒从容的秋。

## 龙眼与荔枝

■黄金明

龙眼是南粤土生土长的佳果,原产于我国南方,分布于东南及西南数省,两广最多,福建、台湾也有不少。亚洲南部和东南部也有栽培,但品质较差。在两千年前的汉代,沙田龙眼便作为珍品向朝廷进贡。《汉书和帝记》有“旧南海(即今高州沙田)献龙眼”的记述:“十里一置,五里一堠。帝敕太官,勿复受献”。在唐代,龙眼更是被列为朝廷贡品。明代医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描述:“资益以龙眼为良”“龙眼味甘,开胃健脾,补脑益智”。据《茂名县志》记载:“高州沙田列南海图经。”龙眼中的极品“储良广眼”,出自高州分界储良村,母树仍存于村中。从1983年起,由政府扶持对该树进行保护和育苗繁殖。1990年广东省龙眼单株评选,储良广眼获第一名。1992年,储良广眼参加全国首届农业博览会展评,荣获金牌。历年以来,茂名已种植了上万亩的“储良广眼”。举目所见,大小果园里的龙眼树,多是该树子孙。有一年,我跟几个友人驱车去高州采风的路上,我说茂名龙眼量大质优,居全球之冠。车上有位广西籍的知名诗人反唇相讥,坚称广西龙眼最好,否则龙眼怎么又叫桂圆?而广西就简称桂。

龙眼品种甚多,珠三角所产以石碓为佳。清代赵古农撰《龙眼谱》记述:“粤之龙眼,当十叶为第一,十叶之者,俗化作石碓,石与十音类,碓与叶音似,其实此种则名十叶,盖凡龙眼叶或七片八片一梗不等,而此则一梗不等,故因以别其种也。”作为龙眼的狂热爱好者,我曾各买数斤,花了一个下午,张开大口,细嚼慢咽,精心比较,石碓固然不错,但我还是更喜欢储良。储良核小,果肉肥厚通透,汁多无渣,清甜爽脆。而石碓果肉薄,甜味稍淡。南北水果之中,我最爱龙眼,以前是,现在也是,我想今后仍是。

荔枝分布于我国南部、东南部和西南部,广东和福建南部栽培最盛。亚洲东南部也有栽培,非洲、美洲和大洋洲有引种的记录。贾祖璋的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讲述了荔枝的前世今生,是一篇妙文。广东荔枝的品种有三月红、黑叶、妃子笑、白糖罂、淮枝、桂味、挂绿、冰荔、尚书怀、仙进

奉、鸡嘴荔、糯米糍、凤凰荔、禾虾串等等。市面上能随便买到的好荔枝,应以桂味及白糖罂最常见。荔枝果肉半透明如凝脂,味极甘美,但不耐储藏,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若离本枝,一日色变,三日味变。则离支之名,又或取此义也”。现在有了冷冻技术,可以保存略久,但终不如新鲜的好吃。南方人奔往乡间果园,现摘现吃,大快朵颐,才是原汁原味。荔枝木材坚实,纹理雅致,耐腐,为上等名材。而乡人多以荔枝干柴做烧鸡,风味虽佳,却多少有点焚琴煮鹤之嫌。

茂名有四大古荔园,我去过茂南羊角绿段古荔园和高州根子柏桥古荔园。其荔枝古树分属多个品种,曾于历代进贡皇家的“妃子笑”就是其一,有杜牧诗为证: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(苏轼诗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说的当是罗浮山荔枝)。古荔园里,五百年以上的荔枝树数以十计,有不少黑叶荔枝树在千年以上。茂名还有一种较少见的荔枝禾虾串(禾虾学名稻蝗,炒熟或烤熟了吃,乃乡村孩子垂涎欲滴的美味)。禾虾串果实不仅挂在枝头,还结在树干上,果实浑圆、鲜红,一串串,一簇簇,就像红葡萄或红樱桃,极富观赏性,深受画家及摄影师的青睐。但因味道偏酸,产量又低,少人栽种及存留,能见到的果树多在百年以上。

在我们村,没有什么比龙眼和荔枝这两种果树更相似的了,它们肯定是近亲,就像人类和猴子。龙眼树和荔枝树在枝干、树叶上彼此相似,不是有经验的人,根本无法区分。它们的花朵也相似,淡黄色、碎粒状,有点像芒果花,但没有芒果花的浓郁香气。作为花朵,实在是太朴素了。然而,花朵里头隐藏着不简单的能量,向来受蜜蜂宠爱。在岭南,荔枝蜜是上佳蜂蜜。在南方,此二物向来是最名贵的水果。龙眼肉制成的元肉,既是滋补之佳品,亦是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的良药,价格尤在荔枝干果之上。即使在结果时,它们仍保持了一贯的相似性,淡黄色的小果,表面上分布着粒状物,凸凹不平,貌不惊人,堪称是水果家族的丑小鸭,却会在夏天或初秋变成白天鹅。

## 千年宾州古城

■杨端雄

信宜城区变化日新月异,随着现代机械的轰鸣声,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,玉都新区精心打造了体育公园、山水公园、中轴广场等多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,极大提升了城区市民的幸福指数。不过,在体验城区的现代化魅力之余,我时不时会驱车前往宾州古城走走,为的是感受千年古城的气息。

宾州古城位于信宜市镇镇八坊村,始建于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已在此矗立了1400余年。古城得名于一个自然奇观——镇隆东江、西江交汇处的罗宴洞。《读史方舆记要》记载:“县南一里有罗宴洞,水石瑰岸,秋冬潦尽,水石下露出”。秋冬水下降时,水石从洞中流出,古人便以“宴”字赋予此地灵动的生命意象。据考证,宾州古城的中轴线与地理子午线精确重合,体现古城“中轴五行八卦”的规划体系。中轴线上,圣殿、棂星门、文明门、文笔塔依次排列;五大城门与八座牌坊构成五行八卦之势。古城规划将天文地理与人文建筑完美融合,展现了规划者非凡的智慧。据相关史料记载,宾州古城科学规划者是著名的唐朝国师杨筠松。唐大和八年(834)三月初八,这位先知出生于信宜宾州古城的一户大院,他潜心研究人居地理之术,17岁登科及第,随即步入仕途,至唐僖宗时任国师,掌管灵台地理事。信宜宾州古城,也是杨筠松运用地理学进行科学规划的成果之一,竟然与中国北京故宫有惊人的相似:建筑中轴线为子午线,并成为享誉千年的古建筑。后为纪念杨筠松的功绩,古城内建有杨筠松纪念馆。

漫步于此,这座矗立在粤西群峰褶皱里的古城,目之所及,正用历经岁月的古树、饱经风霜的古建筑静静地诉说着宾州的千年往事。

古城的广场入口处,高高挺立着一座牌坊。广场前方,一池新绿直入眼帘,这是荷池。荷叶像无数把翡翠伞

面,挨挨挤挤地铺满大半个池塘,将水面遮得密不透风。夏日观荷,最是相宜,荷花清新雅丽,摇曳于荷叶之间,令人心境宁静。池边柳树,柳枝绿意正盛,随风起舞,姿态曼妙,与池塘里清香的荷花相护相连,恍惚间竟与清代《宾江竹枝词》里“荷风送香过短墙”的意境相近。

坊间传言,这方荷池为古时有学识之士为教化民风,在此凿池种荷,取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之意。如今池畔生机盎然,荷花清丽,间中还有雀鸟掠过水面,翅膀剪开满地倒影,水中的游鱼悠闲摆尾,这幅动人的景色图,惹得游人醉心不已,为这千年古城添了几分活泼的气象。

越过广场,文明门“红楼”映入眼帘。这座30多米高的仿宫殿楼台式建筑,雄伟壮观,红墙绿瓦,飞檐翘角,鼓磬柱础和抬梁式屋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因直向学宫,取“青云路上构杰阁,献奇纳秀开文明”之意,故又称文明阁。红楼与门前的古树,共同见证了古城的沧桑岁月。穿过拱门,可见棂星门和大成殿的方向。

走进宾州古城,最震撼的莫过于那绵延成片的古书院群。据信宜县志记载,鼎盛时期城内曾聚集19所书院、12间公祠、7间公馆,以及文明门(红楼)、学宫(大洪国王宫旧址)等一批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的古建筑,形成了岭南地区罕见的古建筑群落。

这些书院以学宫为中心,绵延地分布在古城各处。从明代的宾江书院、观化书院、观川书院,到清代的凤岗书院、同春书院、养正书院,再到民国的简斋书院、黎照书院,宾州古城可谓处处浸染着书香墨韵。

而这片书院带来的文教成就令人惊叹。翻阅信宜县志可知,仅明清两代,宾州就培养出进士10人、举人70人、贡生343人。其中李宜相、李宜昌“兄弟同榜进士”的佳话,至今传颂。



宾州古城文明楼。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岑稳摄

走过书院群落,阳光穿过书院的雕花木窗,在泛黄的书册上投下耀眼的光斑,那些蝇头小楷忽然活了过来,化作弦歌不辍的文脉,在时光长河里静静流淌。

在古城中轴线的最北端,学宫大成殿巍然矗立——面宽15米,进深14米,八条大铁梭木圆柱犹如生铁浇筑撑起庞大的抬梁屋架。这座始建于元至正十四年(1354年)的建筑群,这里也是太平天国时期大洪国王宫的遗址。岁月的风穿过学宫斑驳的宫墙,以及石柱间的缝隙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,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风云变幻,世事沧桑。行走于此,忽然明白,这些斑驳的墙体砖瓦从来不是历史的终点,而是信宜人在风雨中前行的路标。

夕阳西下时,我站在八坊广场上回望。落日的余晖映射在红楼上,霞光瑞和,与广场上的古树相映成趣。穿城而过的宾江像一条绸带,一头系着宾州的千年往事,一头连着新城区摩天大楼间的车水马龙。

离开古城时,八坊广场已是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;回到新区,华灯初上,绚丽多彩,尽显繁华,此时的古城与新区像一幅正在展开的画卷,上面书写着:来日方长,未来可期。

## 鲎

■李伟立

鲎,渔民及海边人对它再熟识不过了。

鲎的外形独特而怪异,宛如一个身披铠甲的武士。那坚硬的外壳,不仅是它抵御外界侵害的坚固壁垒,更是岁月镌刻下的独特印记。仔细端详,它那如铜铃般的眼睛,虽透着古朴与沧桑,却又仿佛藏着海洋深处无尽的秘密。据科学研究发现,鲎的血液中富含铜离子,当与氧气结合时,便呈现出神秘而深邃的蓝色,这独特的蓝色血液,宛如大海馈赠的神秘宝藏,不仅是它生命延续的独特密码,更是现代医学抗癌研究领域的珍贵资源,从中提取的抗癌物质,为无数在病痛中挣扎的生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。

1995年在湛江举行的一个全国食品博览会上,湛江海洋研究院就有个鲎提取抗癌物质的科技研讨讲座,我在讲座中听取了该院在鲎血中提取抗癌物质的实验报告,感觉到了鲎对人们健康有着意想不到的宝贵贡献。

我们要知道,鲎,不是一般的海洋生物。它是来自中

生代的远古遗民,曾与称霸陆地的恐龙同一时代,见证着地球古老而神秘的过往。历经无数次的地质变迁,气候更迭,恐龙早已成为化石,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,而鲎却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,奇迹般地延续至今,成为生物进化史上的“活化石”,这不得不令人惊叹生命的坚韧与奇妙。

在我家乡博贺镇,鲎,以前作为地方特色小吃,令人趋之若鹜,先吃为快。煲鲎粥,吃鲎卵,是大排档乃至大酒店推出的时尚特色食品。人们吃鲎,不仅是馋于美味,更有一种说法,经常食鲎,会预防癌症,它有着凉血去毒的神奇功效。于是,在袅袅炊烟中,鲎被用来煲粥煲汤,那独特的鲜美滋味,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,更承载着海边人家浓浓的生活气息与对健康的质朴追求。

由于鲎的美味和疗效,那些年间,不少人宁愿驱车百里,也要来博贺吃鲎。鲎虽为美食,但一般人不会烹饪,只有渔民或海边人才会做得好吃。

鲎有一个生活习性,它出入必是成双成对的,一雌一雄,永不分离,被誉为“水下鸳鸯”。相传如拆散它们,两者都活不了,如捉去一个,那么两个都得死,棒打鸳鸯,似乎太

过“残忍”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过度的捕捞和生态环境的恶化,让鲎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。曾经在海洋中自在游弋的它们,数量急剧减少,如今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。这不仅是对鲎这一珍稀物种的呵护,更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。从曾经餐桌上的美味,到如今重点保护的对象,鲎的命运转变,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: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界的影

响是如此巨大,每一个物种的生存都与我们息息相关。

现在,鲎被保护起来,不止于博贺,包括其他地方整个水产市场都见不到鲎了。捉蟹、卖蟹、吃蟹,都要被处罚,甚至坐牢,酒家食客都不会去触碰法律红线。

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,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,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、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。我们不仅仅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,去过度索取甚至肆意破坏。就像鲎,它不仅仅是一种生物,也不仅仅是抗癌研究的资源,它更是地球生命演化历程的见证者,是大自然生态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当我们追求科技进步的时候,更应时刻牢记尊重自然、保护自然。因为,保护这些珍贵的生物,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,就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。让我们携手共进,为这些古老而珍贵的生命,留下一片自由、安宁的生存空间,让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,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